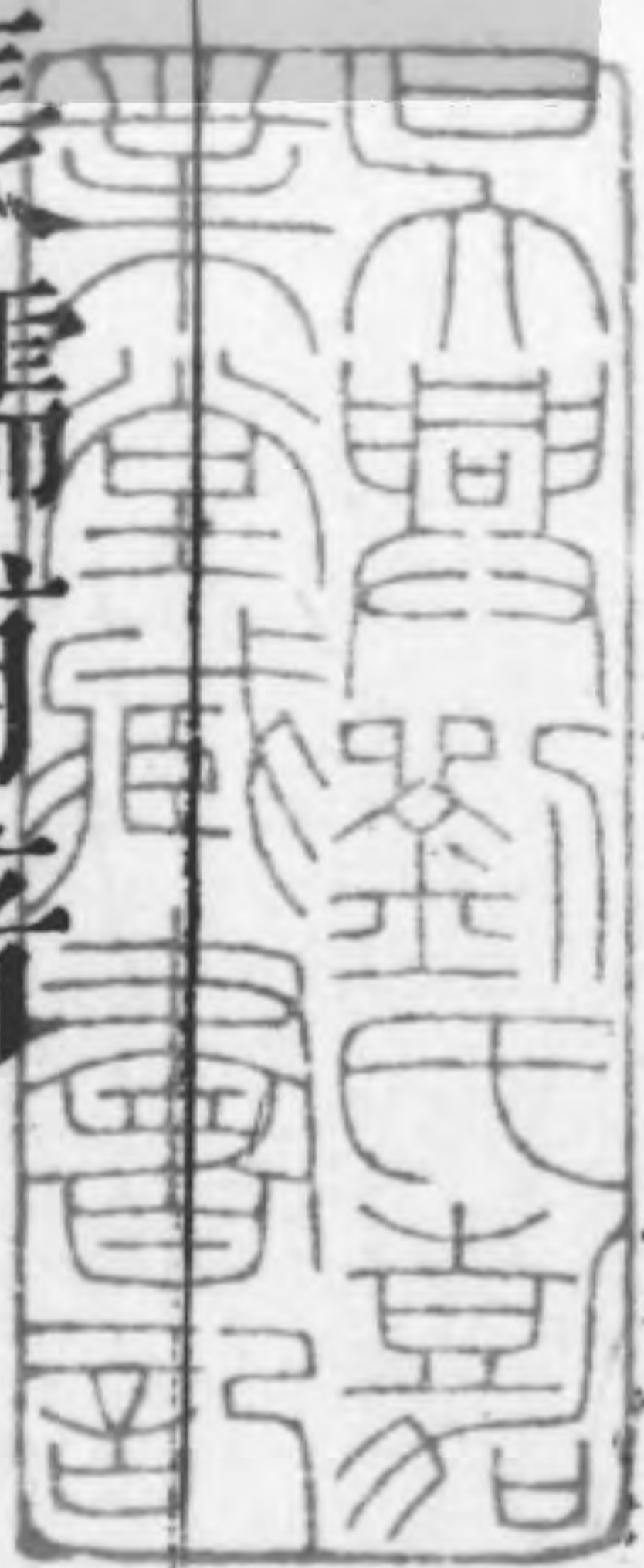


卷之三



尊拙堂文集卷之四

故鄣丁元薦長孺甫著



贈序

賀侍御馬君六初三載考績序

夫御史非獨以繡斧重也入而綱紀朝端出則彈壓  
吏治職最鉅于今舉其職者更難難乎其時也陛下  
慎名器諸郡國所遴選循吏需次闕下兩及瓜有奇  
臺省懸缺以俟上故徐之以察其品故事巡方者一



歲報命茲幾幾三載矣上列弗予下爭重其官而輕其職往時臺省如左右手今分壘競門戶平居評口語譁如兒女子聚訟一當利害毫毛間繭然却走有一夫焉正色孤立伸高帝三尺廷爭之旁觀者疑且揣夫夫某黨余所攻在此左袒在乎彼卒不能以一日安其身故曰難乎今日之時也吾友馬君六初以分宜令召入臺持繡斧三載上其伐于御史中丞中丞上之太宰下司功氏司功氏核其最以聞上曰可

寵賁父母以逮闖闕此故事也而同臺諸君相率爲六初賀者何曰以君所自樹柵鑿世趣鄉所謂不能以一日安其身者也而君且坦坦乎蹇蹇乎悶悶乎不妄越尺寸而報成天子此吾儕所爲賀也丁子曰若習馬君之素乎哉君令分宜豈弟宜人仁心爲質訟者片語可折立遣之終歲黜罰緩大計垂橐入長安不給從親知假貸較常費不及十二親知訝其故曰吾固寡交游也越數年以治行徵得南比部豫章



賢者攘臂爲不平于秉銓者時少宰上饒楊公也少宰跼蹐謝不敏而君怡然自如已君超拜御史御史故令所北面嚴事詫以爲神明者也君出不意得之氣不加溢始巡蘆溝橋清靜簡肅期年四方大和會時有妒之者與以間鈎得君短長無所跡亡何以齏使者按長蘆兼轄京東河南山東諸郡齏政易羶人亦羶視之君首剔肘腋之蠹寬商賈而恤其隱蠲額外之稅省不時之罰羨金六萬餘緡悉以分賑被災

諸邑郡邑長實行其惠于枵腹者無所豁壑民飢而不害已復巡南城時議論操切解轡于三尺而委命于居間者方尺之牘以爲恒莫可破也君扼其要節適其痛癢緹帥與中貴人比一日傾大家萬金未厭以干君下吏君重法其首事者膽落矣而徐爲兩解以平其氣而達其怒其家感泣願死君不任德也君所報政大畧類此而啼號所手額奸宄所咋舌覆盆所仰顛百不能入尺籍一客曰嘻此猶其小者也近



者諡訛之徒無日不騷張彌天之網以杜發憤者之  
吻君強項無所避其所仰視天俯畫地曲爲洗滌者  
皆當世之高賢大良乃銳而爲縣官任怨者也其所  
請劔卽觸禁抵諱不顧或說曰君不見元祐黨人之  
碑僞學之籍乎君掀髯曰清議具在卽得罪無憾于  
是側目者無所修郅君內行整飭比于寒素擇地而  
蹈不失尺寸若處子慷慨如朱游攬轡澄清如李元  
禮溫溫長者饒大雅之致如黃叔度詩不云乎剛亦  
不吐柔亦不茹君之謂矣天子方獨持太阿諸在日  
月之際者望闔闔如九關正人落落晨星假令綱紀  
之地得君數人正色表帥之令宵小強盛氣于唇吻  
而不能不心折于平旦則彙征有日太平庶幾可望  
故曰聲色之于化民末也吾儕與君共事久所期君  
倚毘君甚大其何以爲君賀哉以此

贈郡侯杜太公祖實膺臬臺新命序

二千石惟漢最重手握兵得專調發我朝防慮周密



監司以上一切轄于兩臺使者時時掣任事之肘一  
旦變生每至橫決雖然非常之人遇非常事臻厥成  
而晏如詎可尋常億測也吳興古防風氏據五湖上  
游東連吳會南抗甌越北襟金陵距大江不三日民  
犴犛好鬪奸狡易爲窟杜使君守茲土當熙恬時日  
進七邑令長拱手揖讓去煩苛理冤抑進諸文學訓  
課之不法者凜三尺從事下邑有董生某寔甚爲奸  
商齟齬不恤千金居間使君重扶而嚴督之豪有力

者昨舌又錢生以爭繼波累數年使君片語立雪四  
境稱神君山中人止道眉睫間事法行諸旁邑春生  
幽谷未易更僕也無何粹有葉朗生之變朗生無賴  
以醫詭遊搢紳間自詫解遁術師馬道人鼓煽嘉禾  
雲間金閭諸惡少肆言無忌搢紳有呼爲英雄者駭  
子弟至傾囊或稱貸長跽而奉之冀以免禍朗生大  
喜曰我生爾一家數年前嘉善一友人談避世事不  
佞幸茗雪間有永無兵火之識友人曰鼠輩方以而



郡爲壑叩之故曰起事非吳興不可卽不幸敗由太湖遁入海飛棹可脫也未幾竹林天罡諸會起惡少年爲政使君聞而稍稍芟蕪之不欲竟法至壬戌難作告密者一搢紳迫而出首者一二武弁使君度事亟挾勁卒猝縛朗生等數人面鞫之盡得諸不法狀朗生大言不諱就獄猶昂首詭諸卒我黨尚多必有來篡取我者人情搖搖二三世家挈妻子遠遁或移家舴艋觀望行止使君屹然靜鎮上變于監司請兵

中丞許中丞且疑且信撤守衛卒百人護郡而群情益錯愕益事出非常也無何嘉禾雲間告變矣金閫又告變矣中丞旌使君伐疏于朝乃以水利道臬副優使君仍守郡事覆露于使君者服使君才畧樂觀厥成者咸謂使君功大賞薄或曰此節鉞嚆矢也無何水利道卽真矣或又曰果爾使君且去吳興如吳興人士何不佞曰使君守郡利在一郡進而水利利在兩浙或又曰天子所以借公水利者何不佞曰若



知先朝假重夏忠靖意乎民猶水也闕之則壅利而導之則平公之不竟法于竹林天罡諸會也而告密者出正法于渠魁而脅從者未滅烏鼠散者置弗問安之也安之者何禮教之凌遲也軍興之驅迫也里閭之無聊也亂之根也使君心知之而未能直行吾意取効旦夕勢不得不寬寬之者防其壅也夏忠靖治水江南具區之湄開七十二澗以疏其滯垂虹亭東南或梁或堤淺深具有尺寸廓其入海之口而水

勢平明於治水者深於人情者也使君臨事果斷遇變而從容鎮定其所調劑吐茹素也不佞束髮時目擊浙水利署提督蘇松四十年來浙與直分矣諸君亦知祖宗立法深意乎水有源委事有紀綱合之則心一分之則勢解藉今忠靖文襄在事袖手不能成功何者事權不一而源委分掣也不佞近過金閶謁一當事者卒問葉朗生事云何微意以爲發之似驟也不佞默然久之曰旁觀者宜爲當局者計假令事



發而滋蔓不時撲滅無論淮徐鄒魯黔蜀之變卽曩者湯毛九江天祥狂豎子余鈞連株引誰任其責當事者唯唯未及返棹齊庶人變又突發于毘陵矣此中正人及大老岌岌乎不能安枕當事者又何以弭之杜使君寬猛互調于局外定有深心非皮相者所能窺其百一也襄懋之重任偉畧行且屬使君矣

賀陳郡侯擢臬副飭兵江州序

梁谿陳使君以甲辰秋自西曹郎拜吳興守貞憲肅

軌批繩引根一切與吏民更始霑水若滌而新又二年使君將入計民牽車願留臺使者請于上報可明年丁未大水民魚矣使君流涕籲命當事者先中丞御史走一介長安流涕徧請輦下諸貴人具白吳興大水狀諸貴人心動會中丞御史疏至上霑焉發帑金已又貸藩司搜各邑積庾得粟可十餘萬使君首捐俸諸僚屬和之罰錕贖鍤銖累充賑募富有力者以義輸粟及轉運四方平糶而分其子錢粟艘雲集



價通減使君覈實分賑各鄉社渠堰杠梁畚鍤舉  
大小偷屏息以故飢而不害四境謠曰君不見戊巳  
間水上纍纍不可徙今年之水深且駛鬼亦飽今生  
獲所又不見往年楊給事一箸千錢速我死今年散  
米且散錢兒啼女哭生歡喜父乎母乎郡太守使君  
秩滿例應遷吏民爭赴臺使者願再留使君上下所  
司勞使君伐令以憲副秩守吳興又二年巳酉冬再  
覲民挽留如前使君曰不可兩臺使詮次海內循良

卓異以聞咸首使君使君蹙蹙單騎幾不能具裝  
所芟除奸豪餘孽百方中以蜚語司功氏雅知使君  
不能奪會九江韶南缺兵使者以使君應制曰可使  
君業已先乞休終養矣愛使君者曰惜也兩漢循吏  
入爲九卿至丞相封列侯卽近世安慶大名不以光  
祿召乎何厪厪兵使也解之者曰長安棋局勢如亂  
絲巧者吏隱清曹徒名高余使君斬以實政表見南  
面朝百城不愈蹙蹙駑馬耶或曰吳興人士望使君



如渴獨不能以浙西相委何也是又不然庖解者當其窘然之後提刀四顧卽善而藏之使君心折于田峻野豎而威訖于豪有力者數年于吳興矣此正善刀而藏之時也當事者良有深意于使君丁子曰固也今天下之權常患于虛附其名而亡其實而勢每歆于偏重而變恒發于不測竭中原財賦強半供邊功名之士銳意于西北而厝火于東南江州諸郡抗金陵上游當川蜀襄郢之委固東南一大都會也地

瘠而疲于孔道兵使者儼然握重鎮而士耗于虛伍盜冗于城社商旅譁于邏卒膏血吮于貂璫萑苻之不能帖席而何有于意外不可知之變天子睠焉南顧注意根本匡廬之麓彭澤之湄其重十百吳興故借使君而委命焉使君之氣如注春江于岷峨之源撼山湮谷頃刻萬里而目不一瞬設誠如慈母之哺孱子猛悍如幹夫之持衰戶其神蓄精銳如養鬪雞如干將之淬劍寧沾沾賈譽循良哉知使君者又曰



休矣陳使君誓不以三公易一日養安問兵使者雖  
然今年春使君覲歸而解組膝下于于如也太夫人  
呬而勞之曰向者老媪委吾兒于吳興聞吳興人以  
兒爲衆母吾寢而安之今幸弛擔子吾子矣意中忽  
忽殊不釋兒幸勉旃余聞而以太夫人意手額勸駕  
使君默不應天下事張弛顯晦惟意所安而已矣閭  
使君李吾郡于使君篤壘箴之誼申臭味之雅合諸  
僚徵言于元薦爲使君賀元薦知使君最深不敢以

貌言進推本其心事如左

賀州大夫鳴屺張父母榮膺臺薦序

睂山張侯刺安吉之二年政治民和讎使者疏其伐  
薦之天子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糜  
之人咸樂張侯之受知于使者而使者之能爲國家  
得良吏也丁子過桃城以其私問政于侯之僚若屬  
僚若屬曰敏哉案希稽牘獄鮮滯囚胥史輿隸日廩  
廩戢三尺其待吾儕也事集焉勞之如不及不卽訓



督而覆翼之惟恐弗至也丁子曰才矣薦紳先生曰  
惠哉我有學校我侯修之我有子弟我侯淑之每朔  
望必群衿帶面敕之曰母惰行母廢業母遠經術其  
課校之費一粲一薪悉俸入也丁子曰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侯之謂歟其耄倪曰仁哉侯之蒞吾土也宣  
鄉約嚴保甲盜屏警息吾民日嬉嬉焉而夜安寢一  
蔬之費不以厲民日惟飲吾吉之水焉吾民之有事  
于公庭也朝訴夕理虎而冠者今煦煦然不吾厲也  
州苦諸稅單弱當其難侯陰誓而令于市曰訖于官  
訖于富不信者如日乃悉舉籍之甲乙均而劑之而  
受役者曾不知驛騷之苦也丁子曰至哉蔑以加矣  
雖然若猶未習侯之苦心也不佞嘗奉教于侯英爽  
劉直遇事颺發其氣足吞三湘而凌五岳不佞心偉  
之亡何以州枕巘阿賦者數十里負戴銳焉請永折  
于臺使者其間機宜曲折咄嗟而中窾會臺使者狙  
故事侯曰是誠在我已又以粟解爭曰天子玉食萬



方安所必彈丸之州供口食具哉不佞大夫不得志于漕願得請于光祿臺使者又無以難曰徐之侯蒿目曰吾爲吾民樹不朽之澤七尺之不有而何有于雞肋其他持法平獄力申公議間有撓之者侯虬髯如戟齟齬不爲屈丁子曰士患無品品不足者官重于民也侯重視民而輕視一切故赫焉爲七邑重不佞雅聞侯之父若兄皆以循良超列兩臺後先相望伯仲競爽以上報國而宏其家風未易涯涘窺也州二守楊君遇時倅方君明揚幕陳君瑾聞丁子之言而躍然起避席請以爲侯賀遂次第其說授之曰以此爲侯嚆矢也

送邑侯壇石熊父母入覲序

長城介義興吳興間俗椎樸悃忿健鬪喜事胥史家于官巖邑稱浙東西最萬曆壬寅秋八月豫章熊侯壇石令吾邑甫下車老胥豪子弟望而手額曰侯年少甚易與也侯靜鎮之不爲崖異按其夙逋軍餉尚



方水衡諸正供侵耗可十萬金主者催督旁午箕歛  
之使紛馳如蝟寒戶挾銖兩未及公門責逋者蜂擁  
蟻穴之酒食之需浮于惟正強梁者高卧莫誰何前  
令坐不得考者十有五年以累郡太守侯曰標也宜  
本治于是嚴會計公衡量里責長長令一徃卒督之  
踰期者各扶母貸那移欺隱需索之實一朝如洗侯  
曰可矣下令以歲前徵今年田租之七三月輸者趾  
錯徐復遞年而上之而督其逋淵魚穴鼠不可窮測  
者次第搜括又多方區畫俯以調懸磬之急而仰赴  
期會或謂侯曰鄉者急而緩公緩而急何也曰是在  
分數明余故事漕卒與市駟表裏利在孱弱故里分  
而戶析之運艘自相什五勢張而民日絀侯令諸賦  
長聚米各厥如常額陰操其出量舟而遞給之彼不  
得我主名無所藉口是役也省民間米幾萬計而典  
數者缺望吞聲逝矣侯機穎絕人籌擘諸利弊不啻  
燭照晨坐堂吏抱牘序進不數刻立剖丞以下拱手



受成靡所事事白粲絲繒爲邑重役積蠹株累無已  
時侯議以縣佐耑董之費約而包攬之弊絕識者趨  
焉俗善訟稍諄語輒跳而膚愬三臺使者下郡邑捕  
責狀烏有也不必勝要以果主唆者之腹奸胥乘而  
谿壑爲外府歲紛挐不可解分藩之長積案至七百  
餘侯廉其遠者兩造不備者瑣屑誑誕不足法者疏  
于當事報罷十七誣罔者以朽骨爲瓦注侯先索證  
具書年月日并器械受傷諸要害不者以其罪罪之

咸咋舌自引去湖溼山陬多巨盜盜卽以賊曹及保  
甲里長爲窟侯善誦具得盜首姓氏一日盜發旋令  
里老刺盜盜至侯指里老曰公爲渠首可奈何請與  
諸君證之其人惶怖首伏侯嘗歎曰盜之源不絕者  
法不必行也法不必行者弊在上下異指故善盜者  
獄具矣徃徃借他事解脫其意苦于有所格而不得  
盡其才雖然侯嚴于摘伏而寬于劑事跡其精悍警  
敏一盼至終身不忘而平易近人雅量鎮俗常留不



盡之意于三尺外無論聽斷平允卽喜愠之色左右  
莫窺習侯者私詫曰始吾以侯爲能吏也今而後知  
侯非能吏也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侯其人與今  
年冬十一月侯束裝入計衣冠以下各持壺觴祖道  
因跽而請曰茲行也天子朝明堂殿最諸方岳吏黃  
金牛酒褒寵循良侯翩翩首稱乎脫有旨問侯所以  
治長興者侯何辭以對侯謝曰苦心哉某之受事茲  
土也如理棼絲如安不調之絃如持衰戶不能不改  
而張而虞其銳也不能不徐有所待而或又以爲不  
任也調停吐茹遲迴利害多寡之數折肱者三而不  
敢以告當事者苦心哉某之受事茲土也丁子憮然  
曰有是夫令之難也而爲今之令者之尤難也晨炊  
無米之爨日飼九牧之羊非才誠兩合惡能節適上  
下而園轉以行吾意庖丁之族其龔卓之所爲怵然  
戒者乎侯批窾中郤滿志行矣宣室之召倘及蒼生  
子大夫幸稍借箸請一前明主之席也哉



賀邑侯壇石熊父母考績奏最序

豫章熊侯以壬寅秋來令吾邑下車稱神君矣又逾年入覲以循良最計吏司功氏曰需之其往觀乃成乙巳夏侯三載報政邑父老子弟携杖歌咏令德薦紳士大夫微言丁子爲侯賀丁子逡巡主臣拜手颺言曰夫夫起家一經弱冠也烹鮮而調劍刃而解天子曰都厥惟衆母其嘉勞之以子我元元斯側席之前茅與諸大夫唯唯又颺言曰顯允君子赫赫龍章副筭六珈燕喜高堂斯永言之令則與諸大夫唯唯曰未也請言侯政丁子韞然曰世所稱政者可聞乎諸大夫曰世所稱政者四戴星而程簿書則稱含哺响咻謬爲豈弟則稱嗃嗃矜淵魚之察則稱陰陽押闔什一于民什九于官則稱丁子揜耳不應已手額曰异哉侯所爲政也蓋侯之大造吾邑者五不佞業于述職時誦其三矣雖然鄉者訟平余今牘可數也彼營營長喙而鬪捷者一旦裹足晝漏下三十刻庭



幾虛無人哉廼公退搦管課諸生矣鄉之夙逋如焚  
絲而緒之今直約其煩簡緩急先後之殺畫一焉戶  
揭而家示之編曰易知此非僅塞鼠穴已也邑故多  
盜侯曰藪在肘腋吾去肘腋之與盜連者而盜無所  
措耳目大者戶諸市餘黨自裁或竄而外戶幾不閉  
漕卒之譁也歲爲常侯曰卒敢譁者民散艘聚也不  
能不譁者米散僧駟聚也侯庀百楹高其墉列厥二  
十五出納有長如厥之數赴期會者蟻聚弛檐輒歸  
休矣艘鱗次待發耗損三之二諸卒踞伏曰使君減  
吾耗猶倍也以米獨良揆厥經費里出半鍰有奇余  
邑以具區爲尾閭水東注靡障衆患之莫誰何侯勗  
浮屠于衆流之委勗書院于浮屠之西浚渠石梁百  
廢具興而上下不知語云非常之原臻厥成而晏如  
侯之謂矣諸大夫曰固也君不見兩漢循吏乎大都  
木彊悃悃人也而不以才譽夫才者不必循也侯兼  
之矣摘伏似趙京兆斧斷似西門令縣鑑而不斤斤



乎索照也殼千鈞之弩不輕括也新都諸大賈伺侯  
入計醵數百金以贖曰故事尔侯目不一瞬然未嘗  
齒爲名高也事至中窾會圓轉蜩承優優乎餘地矣  
義所不可折簡力爭于當路旁觀者咋舌弗顧也措  
紳之釜鬻于邦君大夫幾二十年侯坦懷茹之柔顏  
色應之杯酒欵洽三尺自如和就出入間侯有微權  
邪吾儕日在宇下不能測侯百一也丁子曰薦聞之  
太上以器識次之古之君子人不能喜愠不能清濁  
不能去來器大也游于局之外以運局識先焉侯于  
二者天授乎抑以養也廟堂撫髀歎才難銓衡耳目  
之寄旦夕屬侯矣天下事更有十百于長城者以侯  
器識設誠而致行之靡不辦也靡不劑也長城其嚆  
矢矣吾何以爲侯賀哉以此

賀熊使君奏最寵膺綸綍序

丙午夏丁子巖居川觀邑博士華亭陸君嘉定陸君  
和州章君儼然幣而庭辱曰先生與熊使君之臭味



也境內外莫不聞使君奏最天子下璽書獎尉有加  
寵錫二尊人如使君詩不云乎樂只君子邦家之光  
某等思一言爲使君賀未能也敢辱先生丁子避席  
曰鄉者使君報政不佞尾諸搢紳業有言矣能贅乎  
固請曰諸先生有異聞于使君耶曰某辱使君宇下  
如坐春風中不知也無已請以耳目一二爲先生誦  
之聞之諸生曰自使君下車案無滯牘邑無風逋野  
無吠警市無駟僮庭無繁詞大小各守其宇以相恬

歲未蜡賦登追呼不逮閭閻漕卒不譁廩有餘釜簡  
俊髦而課之青衿廩廩公庭之跡幾虛哉吾儕陰受  
其芘者三年莫窺涯涘黃晉江而後未有匹者也丁  
子曰止此薦所耳熟也諸博士曰疇昔之莫使君邀  
我水雲居酒半離席曰月色佳諸君有意乎駕飛艇  
泊一荏苒使君顧左右爲我呼某某來一老人踉蹌  
走謁使君數之曰某某武斷某某小偷某某與盜連若  
能隱乎其人叩首請死罪使君曰姑籍之再犯無赦



其黨至今重足也某會一生後至使君曰聞君夜來甚費豈有所悞乎生泚伏具陳所以尋出片紙立致其魁庭下蓋博徒也所誘良子弟甚夥使君爲沒其廬而祠之以祀劉清惠一邑翕然稱快某從容問曰使君鈞隱剔蠹如孫吳將兵忽焉而動于九天上下令人應接不暇天授哉抑有法乎使君謝不敏已又問曰使君于長城再造之矣日坐堂皇漏下四十刻晏如也登臨嘯咏幾至卧理庖亦新發于砌旁觀者

寧得其解邪使君曰緒絲者無速速則滋亂已疾者去甚吾寧留不盡之法嘉與人士更始是以三年而吏民幾幾乎安之也某所得于使君如此或曰此足盡使君乎丁子蹶然曰盡之矣已矣無復言矣薦聞之善治者不鉅筩而察不聲色而嚴不苛細故解輒中族不斬見才故靜靜故閑閑故風生于耳目所不測而威懾于三尺所未竟神君乎衆毋哉悶悶迺其赫赫也由使君之道中牟密縣不足多寧最今日



邪諸博士曰可以賀使君矣丁子曰此其小者也使君自言少孤結髮讀書不師授弱冠起一經專百里傑然自樹爲龍爲霖以徼寵天子其器未可量命下使君具章服長跪壽太夫人心慰太公泉下太夫人解頤卮酒勞使君使君逡巡謝兒所願報太夫人不止此諸博士相顧躍然曰此廼所爲使君賀者也丁子曰然哉遂紀其語而更爲諸博士請于使君曰使君不日且入覲矣天子方有所誅逐長安之局變如奕有如留使君耳目銓衡使君其以治長城者効之乎抑進此也不佞請左券矣

贈邑侯瑗仲濮父母榮觀序

予讀兩漢循良如中牟密縣太丘長多悃悞龐樸恂恂乎長者也厥後知巧競逐混沌鑿而民滋僞治效亦罕睹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父母之于嬰兒誠求之而已寧三四于朝莫可以愚耳目而億中哉客掩口曰以若所云是希結繩于叔季必不得之



數也丁子正色曰否否吾于濮使君得理人之訣焉  
其道迂而直長興世所詫爲巖邑囂悍難馴者也使  
君釋褐得長興心難之立辭于秉銓者再三不得已  
歎曰使吾蒿目于縮綬之後寧蠹魚寒蠶爲諸弟師  
又不得強就道適邑中大水千里一壑突無煙室無  
垣壁民携老弱倉皇栖小艇鳥鼠散村落幾墟郡太  
守請賑于藩臬藩臬請于中丞御史中丞御史上請  
踰時詔發五萬餘金十四州邑瓜分之長城十不得

一使君席未煖百相籌也百相勸也所鳩粟甫半民  
譁傳上大賚枵腹叫號蟻聚延頸以待望賒旦夕弗  
得饜里胥巧神叢民益譁使君筍輿輕刀家給人手  
授之有虞粟詭姓名冒賑者法無假亡告者予倍人  
情始安使君曰此治其標者也水所以害始于堤防  
隕敗平疇漫衍束手莫誰何按畝計工令各以畚鍤  
受粟壯者食力老弱分其餘九月水退可蔬可麥明  
歲大有年秋潦驟至束于堤無恙厥田下下以堤故



昂其入民又譁然曰使君賜也使君曰乃公自下車  
迄于今戴星出入幾不解有眠食爲吾民憂今痛定  
知痛余俗刁健訟故反其情激上喜怒使君初以真  
實心按之黠者日益甚使君曰乃公不能以鼠輩改  
厥常度徐之得情者十七革者十五使君中虛而氣  
勁曹丘一切塞耳間有所上下不難舍成案衷而劑  
于法民又譁然曰神君也使君自奉如寒素祿餼外  
毫不入私橐有以罰錙贖鍰衡量之美解役之浮進

者庭叱之歉歲杠梁通輿百廢具舉貧士時霑非望  
之惠鄉三老孤嫠月受粟帛有差湖堤嚙怒濤久廢  
以三百金廓而新之人謂使君何術辦此使君咲不  
答禮教衰青衿無賴者數數溷公庭當事者懲已事  
過而秦越之弱者卽有枉覲面如隔垣無所控使君  
待諸青衿以禮簡其髦汰其甚多方恤其隱而不可  
以私撓今年秋獲雋者三掄魁者一皆其首物色者  
也諸青衿嘖嘖曰癸卯而後吾儕不與賓興六年矣



微使君天幸不至此使君口無擇言臆無隱衷雅尚名節敦孝弟爲人士的邑舉鄉飲酒躬延董孝子爲俱陳叟隱于和平之南山年九十有八矣生平不識城市使君曰此古遺老也請于學使者明春舉爲鄉飲重孝子貧無居使君以義鬻數椽行且制恒產饋粥之頑嚚之俗一旦知禮讓及瓜政成自僚友鄉搢紳而上人人以使君長者不緣飾而民信不揮霍而民德不機術而治辨誠之感也直指使者王公按部

延見父老子弟雜問長典令治狀民應聲曰良苦使君飲若下一泓水余折獄慎不逞快片言卒無枉百口如一使者稱善疏薦之使君孤立獨行自謂不諧時趣然聲稱一時蔚起故曰誠之感也冬十月使君治裝入覲天子銳意太平大冢宰御史大夫當維新之會必且簡拔悃悞厚士如古所稱中牟密縣太丘長以風厲諸守令無踰使君者使君行矣幸爲我具告當路今海內巡方持斧之吏其所殿最令一一



徵信于匹夫匹婦之口無使拊循者前却毀譽而不  
得實行其志烏知夫吏治之不兩漢也

賀游父母三載奏最序

今皇帝御極之三十有九年歲庚戌嘉魚游使君令  
長興歲杪蒞事明年春例編審里甲席未暖也鼎族  
藉口故事寒赤利均田均田者起辛丑迫時勢之窮  
而通之者也上下耽耽首事者吏胥因緣爲奸利使  
君屹不動劑貧富而調適其肯綮均田之議遂堅予

時守客部聞而心躩之歸謁使君性爽愷習吏事與  
人寬博無町畦人有小過輒寬假靡幾微見顏色折  
獄大小絮絮期得情寧遲迴不以片言見才人謂使  
君長者邑有巨蠹家于戶曹使君發其奸狀戍如法  
一邑神明焉俗刁悍健訟浙東西號巖邑熊使君而  
後洗刷過半使君簡靜和易一切與吏民更始不必  
戴星出入其事亦辦暇集諸生課時義獎拔其雋者  
鄉約久廢使君時集諸縉紳三老子弟月朔望之次



日行之以獎借爲勞來獨慎于瘁惡曰吾不輕造黑業也邑重役曰白糧曰絲絹絲絹向谿壑于包攬今苦解官使君廉其狀第令富有有力者身董厥事歲省費不貲今年春使君三載滿奏最臺使者上其伐璽書褒寵及兩尊人時衣冠以社會集謀所以賀使君者以屬丁子丁子曰此未足爲使君賀也使君所自期許者甚大而世所責望于使君者重且遠諸君請各舉治狀諸君言人人殊大都不出薦前所云雖然

此淺之乎窺使君者也諸君不記壬子之事乎旁邑有大獄郡刺史意有所激使君衷之曰與其入此出彼不若兩案並存也刺史怫然起使君強項持甚力已卒如議當是時使君所幹旋于刺史功鉅心獨苦南臺使者倡言均田不便當塗力主變法使君慷慨爲予言均田者非驅衣冠而強役之役有田者也吾初下車有爲百不可之說以撼主者不佞塞耳不敢聞寧渠首鼠于成事哉亡何兵使者潘公議均役使



君復借前箸縷析上狀曰某長令也止言長事其法簡而核其言晰而中門戶之說起率天下而借東林以阱于域中使君獨言于予曰涇陽先生賢者也感愾癸甲間及江夏曲阿事如指掌今天下之患莫大乎各逞其臆而自謂公論有一夫焉游方之外立四虛之途而平其氣以捫心于平旦不中不遠矣雖然其根起于重愛官勢不得不輕徇是非黑白之辨我不能自主數十年來要津爲公議所唾棄其人皆錚

錚自負以辨說濟其姦徃徃坐此使君起家諸生侃侃風波震撼中信眷吐氣于郡刺史之前抗臺省之論不爲前却異日身議論之司秉鈞衡之重其風采可概見予故曰使君所自任者大而世所望使君甚重且遠或曰無近名歟予曰不然予更窺使君之真也使君孝友天性板輿迎太夫人就養官舍并携其弟若婦與偕鳴琴之暇所以娛斑備至又從金昌載米數十斛至若下曰吾借菴盡一泓水爲志養諸



君相顧而嘻曰此何足以概使君丁子曰不然兩漢循吏強半以孝廉舉近世名而已矣予通籍垂三十年竊詫有聲郡邑者至臺省銓司輒敗何者以無本故孔子曰子產其衆人之母也哉能爲子然後能爲衆母吾所窺于使君者真真則無不真也從茲以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諸君曰善遂次其語附輿誦之末

贈石父母覃恩三異序

天啟元年上初御極內外大小百執事各予覃恩楚陽先生石邑侯尊公也以中丞納節數年矣先生白首郎官得非以難進易退故乎獨元配郭安人乃得贈恭人此一異也誥辭云林卧何久環召將新故仍舊階抑之乎優之也此又一異也故事拜恩者競賚千金方微寵石侯廉吏不能也勲司輒署其姓氏以待此又一異矣方中丞守郡振英風于吳越胸中不有二千石也彈墨未乾遷席未煖胸中不有婁東新



建也夫婦非甘心井臼堅十八年之養不能浩然拂衣忽焉視師閩海忽焉鴻臚忽焉節鉞雲中迫方隅多故公論攸歸中丞不作意外想也當倭滅琉球謬使奉貢求市以嘗我所遣細作廳泊者六而存其一馬五郎閩當事者必殺之公曰殺一人何損于倭不如縱之歸言六人殲故使知天之不假易也力違衆議生五郎更還其千金貲五郎搏顙流血指天爲誓言中國不可犯于是却貢絕市而海波不揚及北邊

封事不成朝命趣中丞持節速往時

借

五路兵擁十萬衆扣關公奮然曰彼非能用其衆也特以虛聲恐嚇我部署直抵清朝樓與敵營相望卒奪其氣其夫婦稽顙進迎五十步受詔呼萬歲較

父子加毖信宿封成矣

爭王賞貢

不入議者歸罪制府制府待罪邊鄙日聳人思內徙中丞乃用間使大成

貢乃入遂結九年

未終之局或曰中人有憾于制府直借不貢爲名卽



貢又將以多費罪之公力任此役人疑與制府同心  
卽制府且忌其分功禍將及矣公曰吾以鳩民報國  
他何恤焉中丞通籍輒與宰相當路及察案左所執  
正故持議堅識力定故其氣敢古所謂社稷臣此類  
是也邑侯中年歌鹿鳴方計偕適郭恭人微示疾輒  
遣急足報之家人曰至長安試畢且第矣恭人曰正  
虞其第也令吾兒無憾一官何有侯立策蹇二十日  
歸子舍或問曰不已急乎曰令母聞兒病肯俟終日

行乎越十年始第至今無遺憾者持此最初一念也  
初第時鄉達謂宿望當畱中秘故嘗齟齬中丞者亦  
欲名收之以釋憾侯笑曰孺子豈因人熱危言觸忌  
遽趣駕行敝屣木天頰首百里黃綬榮于蟒玉矣目  
今兩地謳思尸祝千秋皆緒餘也真足稱中丞子矣  
中丞有大功于雲中稍委蛇何至讒去家食數年天  
故以子若孫食其報中丞仍守清白子弟有爲新孝  
廉者母敢以盛服見也邑侯初下車敝衣緼袍如寒



士終歲藿食政主修和一扶不輕下發奸如神鬼薪  
以上寧損母溢皆中丞教也中丞守郡時日閱李官  
爰書有不中者面折之令必改李官者袁公可立也  
乃公被構袁主勘終不以當路意修郟世人兩高之  
婁東陸生近至若下遙望邑侯稽首曰先人荷大父  
母解網更生子孫不敢忘吳人去思多類此黃梅有  
大冤獄至十二人駢首論死中丞力救不得命一門  
生有力者講解亦不得邑侯以孝廉遊南成均承公  
志草一冤辭授王者令白繡衣使十二人立出吾邑  
解網非一人一事未可屈指數石氏父子大陰德上  
帝式臨之矣視單赤如子視郡邑猶之乎家室也中  
丞如夏日邑侯如冬日中丞如法吏抗顏邑侯如導  
師談言微中中丞如張乖崖包孝肅邑侯如中牟密  
縣同途殊調時使然也小子少年受知中丞妄附臭  
味老而落魄荷邑侯南州高誼故悉其前後諸偉事  
甚詳瑣書之綴贈言之末云



贈施季泉神効序

余交于施君自庚子始時狗馬齒四十餘矣仲兒痘  
賴君而活長兒痘劇初熱大洩十數行延一湖醫問  
曰分數若何曰吉凶強半予詰以止泄方曰六君子  
湯加山查山藥余家祖傳也二劑不効無何施君至  
曰此不治之症也問何以止泄曰不難得苓連止矣  
已果然余曰可幸無恙乎君曰否泄者毒火熾也乘  
此機蚤利道之或可掇十一今無及矣予詢仲醇亦

云然湖醫謬悠其說曰此狂生借此恐嚇主人余  
喟然曰施君長者生死有數奈何以俗情皮相之次  
日長兒果不起湖醫又誑曰痘本佳誤服施君藥遂  
至此余以此終身謝湖醫益重施君又無何三兒復  
痘余急延施君叩其吉凶曰勢甚佳但耳下右頰有  
乾紅色九朝防有變余曰何君曰此腎地水不足故  
色乾且徐圖之服藥至八朝甚効余喜曰從此或可  
望生君愀然曰明日一關正在喫緊余曰前者何以



甚應手君曰明日一不應手孫真人無能爲矣次日果變竟殤余以此凡諸子女痘者洗心委命于君其神効不能殫述余五兒復痘時方暑左額有一片赭色如丹霞里醫指示君曰痘佳止慮此余君曰是熱疹無傷也少頃卽去矣已又果然余之知君由吾友姚賞延賞延有愛子稱竒童歲暮忽痘叩之君曰此血熱毒甚者也時又有一湖醫妄以人牙散及參朮相混不能盡君術君故謝去主人畱之急君謬曰歲

朝之二日且再來余私叩之君耳語曰至期孺子不能起矣已又果然余內兄臧玉涵二子痘危甚諸醫皆謝去或以爲必宜參君曰參一入口立死矣持之堅卒皆起玉涵精于岐黃以此心服君自若下諸大家及寒間無不委命于君以爲神仙以漸至茗上及嘉禾徃徃神其術近日錢中丞有孫痘數歲矣諸醫皆以參耆投之口舌盡糜爛孝廉君急延君至君曰此犀角地黄症也誤用參至此今無及矣固強之曰



止有炒黃連可以應急諸醫盡咤舌堅以爲不可君曰舍此別無生路孝廉君之婦翁其子女皆賴君以生者遂從史孝廉卒以君方立起余家人子痘後牙關閉勺水不入君一見曰此必毒未盡而疔者也腦後有一毒未起君以刀七立起之疔卽解與錢氏症相類湖上蔣孝廉其長子百日而痘里醫曰必宜參孝廉解囊市參三錢勢方劇忽遇君于姚氏君曰妄投參不救矣孝廉曰已用錢許奈何曰幸少無妨也

予以二劑黃昏目閉睡醒目開孝廉急問故君曰痘回矣兒幼勢不能久也未幾兒瘳亦幸君而解孝廉至今德君甚竹谿沈氏一兒痘誤用補劑業已靨脫痂無恙矣忽喘而逝不可復救諸醫皆言虛寒故脫恨參少耳以質之君君曰此火不清而誤投參非參少之故也如果虛脫何以能飲食跳躍又何以卒然喘又有一兒痘諸醫用大劑參復以紫河車鹿茸鹿膠進兒卒暴死甚哉虛實之辨不可不明也今年余



有孫女及兩孫先後痘君指最幼者曰是兒神王遠勝兄然兄體似弱骨堅此體肥肉浮可慮也無何忽熱余急延君君諦視曰未也當在歲暮至期果然密十倍于長者幸君蚤至徐發而散其毒幸無恙余生平前後子女殤于痘者十九每發熱先大夫急延湖醫療之輒投以參初自錢許以至二三錢五錢痘不能漿漸至糜爛參之力不能扶元氣助漿而反滋火壅痰湖醫皆相視無可奈何不知病有虛寒者不得

不參然須五朝後痘起毒清方可服保元湯血熱毒盛者涼血解毒如犀角地黃芩連芍藥以大劑解之至四朝其火方清過此無及矣蓋火不清則毒轉盛毒盛而妄投參耆是引賊入室也君之論確時與余辨析諸症甚晰四兒二女兩孫一孫女皆賴君以起君又曰痘有毒盛血熱症酷似虛寒者非老眼不能辨也毒轉盛色轉黯而枯時醫誤者十九余弟有女數歲頗慧善飲食痘劇矣媿媿能自言狀父母以爲



無恙也君別去訪余溪上言症余曰果尔或可生君  
曰明蚤必去矣問之果然君又言痘宜發癩宜解解  
者升麻葛根湯及黃芩荆芥防風是也發者蟬蛻僵  
蚕桑蟲是也解用鬆表發必用毒藥痘夾癩者痘出  
未齊中止勢或襍癩不然是極稀之痘也宜解而誤  
發癩必不透癩不解痘必不起不可不辨也二三百  
里內無不盡神君術君亦自信吾非能生死人也但  
閱歷頗多故能盡痘之變盡痘之變故刀匕不妄施  
危急時能徐視而堅持之不爲諸醫所搖動余因自  
恨不遇君早徃徃爲庸醫所誤而啞科正脉至今始  
有定案然里中諸醫忌君謗君者益衆或有急延君  
者百方阻之及遇危疑之症無不束手跋望施先生  
余欲覓一慧眼而耐心者盡君術君曰不然慧生于  
慈慈故能行其慧夫聰明智巧一人尔一心分以察  
病一心又分以規利則智且旁馳而技拙矣吾行術  
數十年不敢以阿堵誤人不分貴賤貧富故輒效每



至余家自主人至家人子女爭抱兒求眡無不立  
起者諸家人子婦大小無不頌施先生真天下長者  
也余諸子婦前後大小凡感君再生其子女者不惜  
解囊以酬德君謝不受曰丁先生知我不減千金余  
自念終無以報君厚德故述其種種神奇以存啞科  
正脉于末季令天下知不難得神手而難于慈腸不  
規規阿堵如施先生真天下長者也時武康駱詹事  
亦雅信君如余幸以余言質之君有二子世其術數  
然恢竒權譎其爲長者不如也

### 壽序

#### 壽趙儕鶴先生七十初度序

余知海內有趙先生蓋自諸生云先是丁御史右武  
疏摘科場事太宰挾少宰合攻御史趙先生時副稽  
勲郎蜚書一鉅公力沮之太宰大恚曰誰洩乃公議  
者先生正色曰某非敢左袒御史爲銓衡存大體余



且公不畏史官三寸管耶上心動問丁御史何罪外  
徒手敕三四下政府急緣他竇以解史際明奉常爲  
余道其事甚詳于是趙先生名重天下亡何白簡再  
觸時忌臺省譁然目懾趙先生先生掀髯自如癸巳  
大計先生持司功法批繩諸邪黨政府怒假中旨逐  
先生時太宰繼海豐者孫清簡公也尋去位迄今二  
十有七年衣冠龍戰披猖至丁戊而極先生高卧鄙  
上杜門著書興到斗酒携一二相知狂飲賦詩臨池

自豪世之臭味先生者名附者日夕望賜環者計先  
生勢必出佯納款自爲地者揣趙先生意投左右足  
者陰陽反覆多方簸弄者簸弄不得轉而下石者日  
紛然于前先生善青白眼局外應了了也君不見千  
仞之岡百尺孤松乎震霆駭電蛟龍攫其巔夜半妖  
狐狡兔窟其下亭亭者瞻望數百里咫尺受蔭者執  
斧柯睥睨之獨其後彫之性寧飽霜雪不屑與春華  
競睂睫趙先生之謂矣巳未夏四月先生七十初度



梁谿門人高存之圖所以壽先生者以屬丁子曰請以岡陵祝丁子曰千秋不以年請以台鼎祝丁子曰千秋不以位何居乎丁子曰嘻若知先朝耆碩如王忠肅王端毅顧端肅戴恭簡劉忠宣韓忠定乎哉雖然爲忠肅恭簡易爲端毅端肅難爲忠定忠宣尤難吾輩夙以數君子期待先生惜其不卽大用爲世道憾莊生不云乎水之積不厚負大舟也無力鵬之六月息乃一舉九萬里世以行盡不休爲黃髮以巧于

機變爲老成天故息先生于山中而厚其積捍滔天之狂瀾以氣禦白晝之魍魎以幾攬久頓之轡策以畧懾九閻之虎豹以誠書稱天壽平格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先生宜何居焉高子拍案起曰辯矣子之爲先生壽也遂次其語北向再拜遙爲先生浮大白者三而歌以侑之歌曰長安奕棋紛未已鄙上先生屹然砥老去雄心托酒狂海內猶傳霹靂手又歌曰七十髯翁負竒骨一片深情長抱膝床頭龍劍光燭天



五臺絕頂六月雪

南臯鄒先生七十壽序

今天下不乏攫鱗請劍之士至力挽頽綱甘以其身蹈百無一倖之地爲諸君子後勁未有如鄒先生者也當是時先生之氣可以塞宇宙亡何上驛召先生拜夕郎駸駸乎大用矣以言事南徙擢副銓郎又南徙未幾先生請告歸養迄今三十年說者曰癸未賜環諸公巧者立躋八座拙者十餘年而節鉞最下亦

九列鄒先生乃以比部郎家食耶知先生者曰鄒先生不以三公易子舍也士方氣盛時慷慨憤發卽七尺可捐荏苒少年場一旦化爲繞指寧問清議謂何回視初念泚然汗浹矣鄒先生不以三公易邁軸也黨議興蜚矢時及山中獨不能加先生徃徃借先生爲啟事重先生塞耳不聞講學文江考槃歎歌之暇冷眼世局穆乎其有深衷也澹乎其有餘味也了乎其有徹悟也惻惻乎與人爲善如不及也長安奕棋



士大夫左右袒日新月幻先生屹焉自如皮相者曰  
鄒先生負真氣者也知者曰難言哉先生之氣發憤  
于丁丑者得之天砥柱于癸未後者得之養沾沾嘗  
諤自喜非鄒先生本色也今年秋先生七十初度矣  
屈指前後同事諸公相繼凋謝幾盡先生如魯靈光  
巋然獨存如九苞之羽翱翔青漢又如千尺孤松飽  
風霜于巉巖絕壁驚濤怒波之上瞻望者以爲矯矯  
虬龍一片歲寒心向誰告語于是海內士大夫相與  
艷稱爭致南山之祝薦骯髒罪廢謬辱先生臭味不  
敢以世俗語蠡測有道者之前雖然其何以壽先生  
哉吾友劉啟東嘗進我以潛龍之學薦茫乎未有入  
也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行憂違確乎不可拔  
微乎淵哉先生會心久矣小子西向再拜敢以爲先  
生壽異日者叩玄亭而請益先生其何以開我

壽朱觀察適之年兄六表初度序

甲寅仲冬廿有六日爲朱觀察適之六十初度適之



儼威儀美鬚髯颺颺若神仙中人若下同好相與醪  
金具牛酒稱觴知適之者曰朱使君神王至今不二  
毛其名位當未艾吾儕望函牛之鼎而津津焉啜一  
嚙小之乎皮相適之者也愛適之者曰吾且以此爲  
大年嚙矢云而屬言于丁子丁子讓曰薦非能爲文  
者也且以釵獲罪塞兌數年矣敢辭諸同好固請曰  
語與其綺也寧戇而適之亦謬謂長孺知我寧斬一  
言之辱余惟曾王父以來與適之世爲通門好卽三

十年昆季形迹未數數也然知適之最深諸同好曰  
何丁子曰適之于仕途介通塞于時俗在離合間諸  
同好曰固也此寧待子知之敢請其故丁子曰適之  
性廓落有大度自諸生時家壁立余高視濶步衣冠  
雍容甚都每飯卽疏具必精潔不屑爲寒士容同舍  
生見而竊咲之適之故自如及通籍所至多金窟織  
毫無染指人謂朱使君廉使君亦沾沾自喜曰吾橐  
中無長物也事二親孝撫諸弟及女兄弟甚友愛周



旋婚嫁延名師佐饘粥不遺餘力問所從出半自假  
貸家庭雖無間言性卞急不能容人意所不可輒  
見聲色未幾霍然解適之不設城府人亦洞見肺肝  
其生平通塞離合之端概可睹已雖然此其淺者也  
諸君不記甲乙之際乎郡有大獄衣冠倜然而起天  
子震怒下緹騎長安大譁維我桑梓以爲義甚快適  
之于局外一語噤不出察其意才乎其有以自持也  
守建寧數年旋治兵清源再平大難殄大憝第殲其

渠帥餘無問同事有欲張其伐爲躡遷地者適之曰  
吾寧以數萬生靈博一官乎持之堅至控拳反唇面  
相諍屹不動其所全活無筭人卒不盡知適之適之  
曰吾生平苦無子入閩幾艾而得之且再造物者倘  
有意乎吾不以此易彼矣適之外峻內寬委蛇中有  
特操大都類此諸同好曰辨哉子之知適之也微子  
亦不能發其微雖然何以壽適之丁子再拜曰薦所  
爲適之壽者至矣盡矣吾聞之也遠于機者天全天



全者混乎其若樸悶悶乎獨行其意澤及物不必食  
其報拙于逢世不必有其名神明所胙也純白不散  
吉祥至止適之幾幾乎近之矣坐上客忽進曰若不  
聞吾鄉耆碩有孫郭南先生者乎此適之外王父也  
又一客曰郭南先生至孝苦節表表先朝其流芬至  
今令人鄉慕而不以壽稱所重千秋與千秋與丁子  
曰適之所從來遠矣敬以此佐南山之歌

壽朱君采侍御六十序

君采與薦同受知關中喬先生君采年二十三薦少  
君采六歲喬先生故顛倒譽髦君采三試俱高等已  
卯魁兩浙又十年成進士拜中書舍人薦後君采六  
年舉京兆先君采成進士三年後君采五年拜中書  
舍人時君采有仲氏某同省稱故鄣三舍人云予之  
拜中書舍人君采選入御史臺上封事多大體明年  
君采以繡衣持斧巡行蘇松常鎮四郡持重不屑屑  
毛舉海上吏民安之無何有電白之命白日雷霆聞



者愕眙君采怡然解組去曰固也昌黎之潮陽睂山之儋耳獨非臣子乎吾借此作五岳游安往不可丙申迄今幾二十年矣前後使者剡薦山公啟事海內賢士大夫庶幾旦夕賜環以爲快者輒屬意君采比曹職方祠祭郎前後上請者又數年薦辛亥小草不數月予告歸君采勞予若下予自咲再起再躓何如君隱卧又明年君采六十初度皮相者謬長予于君采予皤然白髮君采故神王也郡邑諸友生分曹醪

金爲君采壽其在若下者顧曲靖爲政屬言于不佞薦薦惟古所爲壽者二一日祝封人之說是也一日頌顯允君子令聞不已是也君采兼之矣而愛君采者以未及賜環爲介介薦再拜舉觴大言曰請卽以此爲君采壽客訝曰有說乎予咲問君采曰與君同拜舍人入御史臺者今幾人在仕籍乎曰十一余其所爲十一者超然是非之網幾人乎曰亦十一余予又問曰與君同遷客者幾人出山乎曰無有山中人



獻歌考槃者幾人乎獨某與某兩人余予舉酒屬君  
采曰是宜觴又問君采曰自君入仕籍所見臺省中  
炎赫炙手者今幾人在乎曰無有所稱朝陽之鳳立  
仗之馬賜環者又幾君采屈指曰十不一也二者之  
中其以壽耆稱者又幾君采屈指曰十不一也予舉  
觴目屬君采君采謝予正色曰請竟其旨昔有禱于  
上帝者禮甚虔帝曰請以素封酬若曰不願也請以  
三公酬若曰不願也然則若何願曰願作閑人帝作  
色曰嘻若何厚望也吾寧以十萬戶三公謝若若休  
矣君采壯歲爲御史上故毀其竒而善息之有子可  
謀有孫可武有臺榭可娛有客可豪飲暇輒圍棋賭  
壺靜則高枕羲皇君之樂必不以庶繡易明矣賀監  
年八十餘而乞身玄宗賜以鑑湖命文昌左右二相  
各賦詩餞之千古以爲榮君采入山二十年而始稱  
六十天又以江渚東畔白蘋洲上一泓之水碧浪諸  
峯之竒日夕變幻以供几案是天所以酬君采在十



萬戶三公之上也語未畢君采撫掌曰敢不盡觴客  
有知君采者又曰否否予所介介于君采者其志未  
酬余予嗟曰上久已酬君矣君采愕然曰未也予又  
正色曰君不記臺中封事乎足下一言而旌于肅愍  
胡績谿南北之伐上報可易名加秩其後裔有差又  
一言削胃濫者之世賞天下之患莫大乎以忠爲罪  
以罪爲功是非在易世懲勸在當日臺端丰采此爲  
第一功與兩少保並在天壤榮其身而抑其志不若  
抑其身而行其志上所以酬君者不旣奢乎諸客唯  
唯雖然物極必返天道也二祖有靈必不終錮諸君  
子君采徵書旦夕且下矣薦又舉觴問君采出山之  
樂何若山中異日足下稱七十觴當在長安回首菰  
蘆抑有味乎予言否也請質仲氏

壽張大夫獻父年兄六表序

獻父與余同舉于乙酉茗上諸兄弟南北歌鹿鳴者  
十有七人獻父與余齒最少庚申人日前一日六十



初度也諸同籍醵金爲獻父壽謬徵言于余余不斐  
何能爲獻父壽雖然余知獻父在世局耳目外其又  
何說之辭竊追計三十五年前十有七人各自負不  
相下也其間有遇者有不遇者有遇而不遇有不遇  
而遇者畏途之升沉百相構也百相諱也獻父歷宦  
京口章貢汾晉凡十有餘年儼然稱大夫不可謂不  
遇矣息苦海之狂瀾登彼岸而掉臂此可爲獻父壽  
乎未也十有七人轉盼歷三十五年之棋局總三萬

六千場中一大夢余屈指居諸存者止半余長獻父  
一歲實計不二月也回首十年倏然已久獻父矯矯  
神明健七箸躩躒杖履不吐納而神王此可爲壽乎  
未也所稱知獻父者止此與曰否否時俗機巧變幻  
混沌之竅劇亦幾盡獻父生于餘不谿性慷慨負氣  
胸中無城郭意所不可輒攘臂怒目從父與勢家仇  
中以法且污鱗之獻父熒熒諸生也矢必報時叟叟  
齒頰間或曰君有報人之志而故泄之乎獻父唯唯



亡何故態勃發不復自持里中一貴人驟得志妄自  
張以誇諸舊交獻父故以謔語矜之遠近聞者撫掌  
宦不達所至齟齬時持手版謁當塗不能頰首受鈐  
束片語不得意口刺刺不休仕宦知獻父者十一交  
游知者十三獻父生平自負與所用于世者十不能  
五而天獨全微獨猥巧機變意所不屑卽稍稍效匿  
怨之友違心之言抑且不能居官無厚橐潤及宗人  
起家數千金者二三子姓濟濟衣冠生平欲報之仇  
及其所簸弄與受其凌忽者四顧安在而獻父骯髒  
獨自如尼父不云乎人之生也直凡率性而行信心  
而出者天之君子生機也猥巧機變天之小人殺機  
也居今之世六十年而本來面目不甚鑿咄咄獻父  
所爲天之君子非乎請以此爲獻父壽諸兄弟競洗  
爵而觴之侑以歌曰澉山之石矸矸今千尋凌峭嶺  
澉山之雲片片今千秋自舒卷隔溪選勝是何人巧  
借青山作几案主人自言不善宦歸來百年恰強半



轉盼甲子忽一周初度春風啟佳宴雪霽寒空天地  
開梅花滿野瓊瑤徧

壽陳志行先生八表序

陳志行先生以己酉冬解吳興郡迄今十有二年郡  
之縉紳青衿宦遊道梁谿者負笈至者市井小人賈  
某地者時時踵先生門願一望顏色或私起居問左  
見者手額曰公天人也純嘏當未艾庚申上元後一  
日先生八十初度七邑人士謀所以祝先生者小人

曰吾儕以口碑爲岡陵君子曰請以甘棠爲先生大  
年薦惟先生將艾通籍廻翔內外者十五年而守吳  
興皮相者曰耄矣先生甫下車大憝逋誅者一朝伏  
法白日震霆威行燁燁期年清單詞洗覆盆釐士習  
又期年廣積儲剏杠梁奠泥塗而石之亘七十里戊  
申大浸稽天流涕拮据荒政米不踊貴道無殪夜無  
吠警三老子弟北向叩首微上再借恂民其魚哉獨  
不見戊子故事乎于是蜚聲江表百年來二千石治



必以先生行爲第一愛者與妒者相顧私詫名成矣  
獨不稍自計乎先生氣滋銳自公之暇趺坐至午夜  
目不交睫雞未鳴秉炬理郡事侵曉坐堂皇竟日始  
罷祁寒酷暑無間蓋俗吏苦不足先生苦有餘丁子  
曰此淺之乎窺先生者也先生之治有二一曰慈外  
嚴而內寬堂以上嚴而堂下寬豪有力嚴而蒼赤寬  
間行不測之威常留不盡之法昔僑之以猛糾慢也  
鄭人欲殺而子以爲衆母先生之慈可想也一曰誠

嬰兒眎民家眎封內故瑣屑不辭世局不問頭目腦  
髓不恤善哉乎李司徒之言曰梁谿公悃悞人也世  
眼以能吏科之謬矣先生去吳興十許年精神常在  
吳興聞郡中有佳政輒色喜不者愀然若身在事其  
于桑梓亦云稍可爲一邑計挺身肩之嫌怨弗避也  
先生筮仕確山調中牟以直道不得拜臺省白雲署  
中作正刪正爲紫陽請劄討橫議者剛腸勁骨白首  
不挫造物故抑之又若巧佐之七十終養子舍更數



年太君躋百齡有子歌鹿鳴堦除蘭玉濟濟也八十  
老翁精采迅發不杖能徒步數里噉飲兼人遇相知  
飛觴刻燭漏下六十刻神炯炯不亂閒居一編外時  
借蒲團作二仲嘗自謂解郡後轉覺神王議者慨世  
多故不宜以一兵使虛先生丁子曰碌碌三公何如  
二千石矯矯自豎哉先生巖居川觀肯以緒餘易吾  
精者否也

壽顧仲先七十序

客有爲冲舉家言者丁子曰赤松不在世外客訝曰  
嘻何言之易也丁子曰居吾語若有人于此都卿相  
擅陶白蘭玉葳蕤庭除人間世之願慊矣能過徼一  
日于造物小兒乎又有人于此鮐背齷齒番番黃髮  
箕福之五半矣而責劾人間世者願常奢奢則不盡  
慊也不盡慊不幾以其年爲牛馬乎又有人于此披  
髮入山寨兌而哆黃庭之業自謂仙矣日夜佻儻其  
形比于熊鳥逆其氣逸而輓轡焉外若有所託內常



有所不能蛻莊生所謂知甚于陰陽人道之患也然則赤松子安在曰在我在我者聽于天也聽于天者命于命者也故衡不如俟俟不如忘者自然者也自然者純氣之守故曰在我年友顧仲先今年七十矣覽揆之辰諸同籍釀金奉牛酒爲壽仲先退然如不勝避席謝曰嘻志童而操觚幾強仕一歌鹿鳴戊戌之役受知韓太史俛得矣數竒竟弗第也偃蹇百里之命幾爲稅使所齷浮沉仕籍者又數年而資格且

掣之而衆口且繫之解組歸以先人遺經授三子滕有孫厨有濁醪吾之微于造物者嗇而取于人世者常拙志也何足爲君子壽薦咲而觴之曰此乃仲先所爲壽者也夫物忌盈機捐于巧自古志之矣果若子言畱不盡之意于人餘不盡之福于天我不自盡者造物亦不得而盡之其念常寬然有餘其退步冲然蕩然而不外貸故曰造化在我手夫覓三島于海上者夢境也仲先固謝曰志不敏而足下固進我以



漆園耶河上公耶薦正色曰咄君見茗上所豔四先生乎四先生者孫先生屏石茅先生鹿門盧先生志庵與今李先生臨川翁也四先生龐厚強直幾幾乎期矣未嘗局戶跌足搔首閉目習修煉之術而饗遐齡精神王于少年語未竟仲先固讓曰志也何敢望四先生元薦復洗爵進曰薦與仲先交三十年習件先久且深仲先爽直自喜見人過輒正色規之人有規之者亦頰已以受更能忍能下生平行誼瑕瑜不自揜人亦以此諒仲先機心機事之不滓是以老而有嬰兒之色仲先試以薦之言質之李先生乎或曰仲先鹿門先生姊子也所從來抑遠矣

贈光祿吳初吳公七表序

昔延陵季子標節春秋間聲華炳燦千古其後衍于吳興呂山前坵爲最著前坵宗風勁而矜氣士之貞操懿行彬彬不乏如靈壁車駕北海諸公皆外母臧太安人母黨年友司成文石公孝廉玉墅君與予交



久且洽晚獲千里閱其文靈心灑氣冷然御風習其  
人溫而栗如良玉在璞美哉洵延陵之裔歟乃翁光  
祿昊初公靈壁冢翩翩濁世佳公子也公始爲博  
士弟子員繼入成均補署光祿未幾移判高唐高唐  
齊地要衝冠蓋趾錯公日夕束帶執手板周旋使車  
飭厨傳無倦容又以其間精心吏治簿書期會外加  
意民瘼上下安之公自顧三徑之資卽世業可取給  
旋賦遂初浮家泛宅浪跡五湖托致朱公又以其餘

力結數椽江渚南葺房蘭榭楚楚動人乘輿往來意  
在隨緣率真自號小隱宗黨間里有不平輒質成于  
公公時爲解紛沾沾喜見其奇今天子初元嘉平月  
公七袞也易履之上九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以公  
生平左券于造物吉未艾也間與二三子屈指茗雪  
之上朱輪華轂印纍纍綬若若躋古稀者幾何人卽  
古稀矣佇盼庭堦能破塵襟開口而咲者幾何人公  
七十神王常有嬰兒之色視聽神明不衰履祥更在



達官貴人上以其願不賒故雖然余于千里有厚望  
焉世廟時島倭躡浙以西郡驛騷無完宇有吳翁者  
捐貲練鄉兵一出奇却倭不煩縣官半旅寸鏃而枌  
榆安枕者卽而從祖也矧千里雅負大志值今東西  
交訌幸努力青雲上爲冲主分憂下慰老親大快生  
平夙抱則千里所爲翁壽者寧止娛斑稱觴區區世  
俗所爲南山之祝已哉

沈太君七袞初度序

有善爲二人祝者曰必予我大年年矣則又曰百祿  
是適祿矣則又曰必保艾我後舉三者人人慊其望  
哉則造命之權窮儒者于是推本其說曰平格普施  
不如銖積廣譽不如閭修學士大夫之德陽而閭閻  
之德陰陽者名或浮陰者福常賒天乎人與其際微  
矣哉吾于沈太君異焉太君笄而入沈氏之門迄于  
今五十餘年人以爲全昌丁子曰其難有十百于寒  
素者也客曰何曰大中丞敷歷中外太君周旋出入



白首靡間可不謂難乎上之事適夫人也又上之有封翁也匪鉅才無以自樹而彌縫其闕稍見才則僂非難之難者乎夫人有三子且並貴舍人以愛子尾伯叔後太君無不宜也無不劑也非尤難之難者乎舍人供奉螭陛間念齊魯飢請蠲粟千石廣上德意詔下褒美舍人叩首曰臣何能此臣母拮据數十年所儲也皮相者曰市名吾友陳季龍曰固也里中一窮交以呱呱襁褓累舍人舍人乳而哺之延師而課

其成古人哉誦義者踵屬矣舍人逡巡不自居曰甚何能吾母教也鹽官陸子季高與舍人游最久爲予言曰舍人多貴游然于海內強項落魄杓鑿于世局者時時折節故門多長者之車太君從壁間窺視輒色喜丁子曰湛夫人截髮剉薦爲陶士行延客成當世知名士舍人廼于眊眊側目中不隨波靡太君庭訓過湛遠矣今年己未太君七十初度舍人假使節將母稱觴膝下內外知戚畢集余與季高圖所以爲



太君壽者在筐篚玉帛外予靜觀茗上衣冠如春華  
秋葉倏忽聚散獨竹谿父子兄弟蟬聯軌接者六十  
餘年大中丞適夫人身後太君享未罄之福者又二  
十餘年蘭玉歲莖世業昌熾龍章象服與新中丞節  
鉞先後賁里門造物所以篤祐于太君者未艾予故  
廣天人之說比于樂只之歌云

壽楊太君八十初度序

平陵楊靈修負笈山中十許年矣其貌骯髒語伉直

及予罪廢楊生不我遐遺也戊午夏兒琬肄南雍延  
靈修同客舍以靈修故習其叔兄簡修臭味如靈修  
云是時簡修不得志于學使者伯子携書白下所以  
責望之甚厲亡何靈修復下第語兒琬曰明年春正  
月母八袞矣無一可慰高堂者相對黯然琬曰若母  
卽吾母請以家大人一言爲母壽願聞內行靈修曰  
楊氏自武岡公起家素封大父雙菊公以好客廢箸  
柳塘公子身余拮据撫幼弟以迄于成百罹也大父



喜飲吾父肩荷以養母十指佐之大父忘貧已舉四子課以明師卽一簋必躬調以進日延師訓子如夫子在堂不潔是褻聖賢也吾父在而瓶無鬻耻父沒時多長者之車吾母主中饋也母老嫠嫂殷承之如吾母仲兄啟英沒若干年未亡人奉母如仲上事伯子下字諸叔壺以內嫠爲政天之所以贊吾母也壺以外伯子爲政弟不問出入兄不言有無家無二橐叔兄以束修之入佐季讀季所需二昆必委曲應若

兒時牽裙索菓餌膝下靡不滿志也母老聰明不衰十指力作如少年日吾樂此不疲若不聞公伯文子之母乎哉坤落魄母和顏色慰之曰命也姑待諸丁子躍然起曰卽若所稱述足以壽太君矣寧俟予言楊生長跽請益丁子曰世以百年爲人瑞予獨以父慈子孝兄友弟共爲瑞瑞之者難之也况昆弟妯娌雖雖肅肅耳目肝胆合併無二太和翔洽一堂猗與盛哉豈非天地間氣塵世最勝事乎吾故曰卽此足



以壽太君矣楊生避席退讓丁子正色曰請以三公  
易此若願乎不願也請以萬鍾易此若願乎不願也  
然則天所以壽太君侈矣予浮大白爲簡修兄弟賀  
而申之曰楊氏之後必昌且熾永矢孝友百世子孫  
無替太君之壽千秋一日也

壽玉川錢先生八表序

玉川錢先生隱居桃城不出市廛而青山環堵鳴泉  
飛瀑時時几鳥間居恒冠籜冠扶筇蠟屐徜徉其中

訢訢如也自言吾閱世八十年矣幸先人餘業以不  
廢餽粥少年間一薄游小折腰不得意輒歸有一子  
幸好修晚亦通籍舉一孫能讀父書更有子矣生平  
無衣食之苦亦無富貴之累坦衷直腸以游于世而  
未嘗有陰陽與人道之患是以行年八十而有嬰兒  
之色也里中人識不識稱先生長者先生口無擇言  
動無機事孝友自天性時與細君修伯鸞孟光之風  
老而鼓盆語及未嘗不歔歛也其篤行類此州大夫



暨緝紳衣冠咸謂錢先生長者推爲祭酒或曰錢先生習河上公言者也先生貌至朴里中小兒目咲之先生若弗聞也者漫自鏡曰吾畸于人而全于天吾其託于支離疏與偷兒伐其竹先生見而飲食焉故爲好語善遣之人謂錢先生怯先生咲弗答少游南雍嘗負人數金老不去口訪之其人亡矣其子窶甚倍償之周恤有加焉其他隱德不具載皮相者謂先生善下而先生未嘗以術御物也今年冬長公清甫

以安定令假道歸具章服拜先生堂下適先生覽揆之辰衰衣大帶婆娑南面受觴焉諸親知持牛酒爲先生壽元薦進曰錢先生樂乎先生曰老人以無所苦故不知樂清甫逡巡前王臣謝不能以千金壽蚤致一命爲先生愧也先生喙曰兒何爲者也吾日出而高枕羲皇不以卿相易也日盱而游情濠濮不以陶白易也兒何爲者也丁子曰嘻吾于錢先生得養生焉夫多植之不如寡營也人損之不如天益也彼



尊之而反以賤此薄之而適以厚也子瞻不云乎無事此靜坐一日是二日世之蹙蹙不休者百年不五十也先生善息矣神王矣今且百有六十與過此以往吾未之量也

壽潤甫兄六十序

天地之生氣常聚于清虛不滓恬澹無爲之中是以山澤之臞不吐納而長生太上之旨以善下故不毀目前才知自雄機變可以搏掬一切及其意倦乞一

日之筭于造化而不可得書稱平格詩咏耆碩在彼不在此曲阿于氏以簪纓閥閱赫奕江左有美一人焉官不必達名不必侈所望于造物不賒其所取于人間世不必備淡修而退處超然是非毀譽外吾友潤甫其人也潤甫少年銳志霄雲之業廩于學宮者二十餘年多不得意于京兆晚就選人曰嚮者所以屈首諸生欲假青紫娛二尊人今已矣苟有以自見寧渠華廡時歸德相公信州楊少宰嶮然清操並峙



意不可一世歸德以通家器潤甫爲言于少宰于是潤甫得倅建寧建寧七閩望郡世所眩爲金穴者也潤甫佐郡三年毫髮無所染指其于財賦訟獄井井治辦時淮南竇公亦苦節按察屬吏瑣屑秋毫獨才潤甫時語諸二千石及兩臺使者曰夫夫才易余而守難皮相者曰潤甫席累世貴皎皎故爲名高余笑曰若見計然白圭不見色簞豆耶歸德信州已相繼去潤甫亦左遷于是颺然拂衣曲阿諸勢豪競以門

戶相角卽懿親骨肉儼若一敵國潤甫杜門塞兌課子之暇時時遯跡竹林是非不挂齒頰城府不設胸中余過潤甫訪之城外一小園疎籬曲徑葯房雲榭制不甚宏敞楚楚宜人或曰潤甫力能侈太湖靈壁之勝獨以野水荒洲聚芙蓉數十畝其中駕小舫一葉徜徉容與客至浮白浩歌流連日夕或勸曰此中可魚也潤甫習西方教輒皺眉曰吾安忍以阿堵傷生潤甫有子而才刻意下幃老人躬自督之密而不



苛曰進取有命余每相見斤斤如也恂恂如也諸孫  
濟濟膝下復有幼兒蘭玉歲蕤潤甫捧腹自笑曰吾  
無所遺于兒曹世業外獨此余潤甫今年六十冬孟  
某日其初度也二三相知微言于余爲潤甫壽余雅  
知潤甫敘其生平大槩代南山之祝客曰此足爲潤  
甫壽乎余曰以潤甫之才假令得志馳驟少年場駭  
機伏弩觸目賊心如仲氏其鑒也駟馬高蓋其憂甚  
大何如一枝自適又如日夕子母持牙籌較計當十  
百世業何如三徑足老立不盈之地可以杜機留不  
盡之緣可以長世眷山公有言無事此靜坐一日是  
兩日潤甫業今一百二十歲矣况進而古稀駸駸乎  
其未艾也哉又十年余當持斗酒過潤甫竹林爲平  
原飲二老人婆婆少年事回盼世態盛衰徃復千百  
狀啞然一大咲矣

壽師母顧宜人七袞初度序

涇陽先生元配劉宜人以戊午歲稱古稀某月日其



設帨之辰也淳之兄弟率婦若子及諸子婦稱觴堂下于是四方之士凡游先生之門者鄉黨親戚諸嘗受德而挹休風者托肺腑于淳之兄弟者各以次歌南山而徵言于薦薦受知先生最深且久卽不敏其何辭薦弱冠執贄先生先生年未強也已微聞宜人內政又數年讀書涇上先生假館而訓督之宜人飲食慰勞不啻如子越二年薦通籍又數年拜官竊不自揆奉先生教矻立于風雨霽翳中未幾先生拂衣

歸薦尋挂謫籍又數年先生倡東林之會薦肩隨諸同志飫聆宗旨遞觀吾道廢興亨否之交者又數年迄今皤然且老而宜人爲之爲壽可知也或問曰子何以壽宜人予避席曰薦何以壽宜人以涇陽先生之碩德鴻名而宜人爲之伉儷以淳之兄弟之翩翩文學而宜人爲之母卽箕福之五封祝之三宜人幾幾乎備之其爲壽也不旣侈乎雖然宜人自足千秋者也有說乎請徵其微蓋先生不問家人生產蘋蘩釜



管外內之米鹽瑣屑外之觥籌勞逸歲計出入宜人  
手筭之綜理周密咄嗟立辦先生不問生產而家政  
井井則宜人是以此猶其小者也先生通籍三十年  
家食十九易稱介如石不終日貞吉先生以之假令  
宜人纖毫恣恣先生能儻然獨行其志乎先生于宗  
黨兄弟及兄弟之子靡所不厚宜人百相劑也百相  
卹也白首無間言及其御子若婦則又嗃嗃督課甚  
厲先生于家庭如春風煦育而宜人獨以夏日爲愛

庚戌秋薦侯先生城西隅方版築相對談笑竟日無  
一雜語問淳之兄弟宜人扃戶而課之若嚴師然先  
生弟品其高下而已未也先生之嘉惠故人慙慙懼  
懼平險始卒無二一窮交老且窶世業無孑遺矣先  
生以淳之之女女其子假令宜人纖毫恣恣先生能  
直行古道乎未也請言吾私宜人之誨諸子凡奕具  
觴政一切有厲禁一日家弟長文及吳君余邁謁淳  
之兄弟談劇興且豪請觴政于宜人宜人權然曰客



從丁生來必不以燕荒蕩吾兒姑假而卜夜夫以薦  
之無良卽生平縮帶反面于風波震撼中而宜人以  
小子故且謬信吾弟及其友假令爲丈夫必卓然不  
爲時局所脅亂然則宜人者善承先生者也亦善成  
先生者也其志遠其德隱客曰辨矣子之爲宜人誦  
也然何當于壽丁子曰夫世俗所爲壽者歲月宜人  
所爲壽者千秋假令先生爲會稽之隱宜人必且爲  
德曜淳之兄弟爲陶士行宜人必且爲截髮劉薦之  
湛母爲蘇子瞻必且爲願爲滂母之程太君故曰宜  
人自足千秋者也其爲壽不旣侈乎諸君躍然曰善  
遂述其語于賓筵之次

壽馬太夫人七十序

萬曆辛丑秋七月廿有六日梁谿馬季任之母夫人  
以七十稱觴故鄣諸門人競致岡陵之祝季任語予  
曰尹也何以壽吾母吾母拮据五十餘年以長尹兄  
弟徼天之靈母徤七箸尹兄弟歲歌南山娛斑膝下



是菽水而鼎養也尹頓首幸甚敢辱貺二三子元薦  
顧二三子曰若何以壽太夫人二三子前席曰太夫  
人而亞中公之爲天也有子若先生諸孫竒穎韶秀  
馬氏之祉未艾太夫人壽未艾也元薦唯唯否否若  
知太夫人所自樹千秋者乎昔亞中公意不可一世  
每宦以太夫人隨當是時太夫人地隣于偪而機杼  
與課讀聲相軋軋若不知有官舍亞中公没于官太  
夫人携二孤垂橐歸地危且疑而太夫人莊事適夫

人以劑諸子比析箸口不齒多寡亡何亞中公之業  
中衰幾不守勢及二孤太夫人不問業所繇授直所  
繇受也退而斃斃守數椽服織食貧如千年而季任  
兄弟成立蜚聲藝苑諸同氣或有窘太夫人愀然脫  
簪珥質之不自知屢空也習季任者相顧詫歎异哉  
太夫人笄而丈夫與元薦曰此丈夫所難也世或忍  
詢而繆爲長者強顏尔若乃淑慎溫惠以德修郅先  
君之思慈于異產太夫人其服河上公言而善用之



者與家叔氏曰否否太夫人之爲長者天性也往余受業馬先生之門太夫人時調其脯漿而佐其寒燠如子弟他及朋儕以至僕隸下人人饜其志也其性蓋靡所不厚而况與窳庭除之內乎或又曰太夫人家政嚴甚有善音者館而歌其門太夫人立二子庭下誦曰奚斯之聲也老媪耳不熟此立謝其人去半畝之宮自門及寢不數武內言未嘗踰闕諸孫且長非就外傳不一厠足中雷外季任歲客游其子彬彬

能文章志操並不群太夫人教也季任讀書故鄣居恒念太夫人春秋高泫然曰母氏荼苦白首銖寸積以迄今日屈指五十餘歲寧渠百年元薦手額曰夫百年其小者也太夫人飲醇豢和厚畜謙守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其一日千秋者乎勉旃季任得時天飛作帝良弼太夫人當與范孟博蘇子瞻之母並耀彤史不朽雖然微二子二母之賢寧至泯泯聞闕乎元薦于太夫人亦云敬授賓筵之次爲異日左券



壽朱太夫人七袞序

不佞聞之長老吳興故饒者碩抑多聞范云最彪炳者如楊夫人之啟顧司寇都夫人之啟陳方岳游夫人之啟姚京兆並以雝肅標譽龍章上德遐齡誇勝事焉雖然彼猶起與溥而躬辛屹者也爲公伯文母易若乃發跡華胄世歷景融而昭令則于當年駢純禧于多筭朱夫人而外指不再屈已今春上元日不佞爲家太安人壽君采兄弟咸辱賓筵從容語次日

嘻閱月而後吾母之輓辰也徵其年幾何曰七十矣姻婭朋好持牛酒奉觴庭下君采矯矯豸繡昆季子姓翩翩蘭玉夫人六珈象服洩洩融融神王也諸大夫屬詞于不佞不佞颺言曰公等所爲夫人壽者將詠南山効川日之祝乎上詔封公下嗛君采兄弟以蘄不朽于夫人乎不佞忝肺腑託臭味知夫人甚深請舉其隱夫人者御史大夫莊僖張公之長女也母某夫人愛夫人甚篤宦轍所歷必以夫人隨夫人目



不睹稼穡手不親釜管一入朱氏宗黨目攝之曰是  
貴人也夫人却錦綺袒韞蔽恂恂執婦道甚恭當是  
時封公方困諸生家中廢勢不得不託迹外氏性伉  
直不以贅壻頰首而夫人亦不敢幾微顏色睨公交  
相莊也生平多柔腸寒峻婦女往來其門者夫人降  
氣怡顏進之曲盡款洽中年封公父子相繼鵲起魁  
其經人以爲華夫人不色亢晚而君采登進士高第  
除秘書郎入蘭臺夫人且拜綸綍里中詫曰得全者

昌朱夫人之謂乎夫人故自如居恒力作不少些窳  
甚者爲舍人兒及諸獲綴敝衣且莫針不去指也諸  
子婦長跽請曰母休矣誰胎而自苦乃余夫人咲曰  
吾神王性且安之勿訝也不佞所聞于君采兄弟及  
女姬往來者如此諸大夫曰信此足以壽夫人乎哉  
丁子曰物忌乎盈福集于謙河上公所以執造物之  
權恒自立于成而不毀之地者曰儉曰慈曰不敢天  
下先也朱夫人之于三寶也性乎何其幾也詩曰受



天百祿降余遐福惟日不足猗與休哉天所以祿夫人者悠矣渥矣夫惟不足萬年無期賓朋唯唯曰吾于朱夫人得大年焉百拜稽首而卒爵

壽洪母程太宜人七十序

夫人妄執百年爲已有世無不竊咲者也而以之私其親則公雖然造物卽巧安能盡饜天下人子之願哉漆園氏廣之以大年而封人所祝者嗒焉若失則又有矯之者曰身與名孰親季鷹不以杯酒易也而

忍以一日博千秋爲之二者常不能兼兼之者天與人乎哉丁子曰是必之我必之我者捐其所爲我也捐其所爲我者純乎天者也純乎天者天不能違故曰天可必也以予聞于程太宜人信焉夫世所爲太宜人壽者以有平叔平叔所爲太宜人壽者以天子寵靈元薦曰太宜人之啟平叔不有平叔者也平叔所爲徼寵一命不必一命者也有說乎曰有太宜人常斷襁褓之乳乳其姑矣是且不有平叔者也不有



平叔者啟平叔者也平叔而必沾沾焉微一命爲榮  
嘗拜司功氏矣會同舍郎譴去請告歸意若曰吾不  
以金紫易班衣也太宜人喜而執手勞曰兒不負友  
必不負縣官母子相對融融也歸數年南徙又數年  
虞衡而南日與中貴人爭錙銖齷齪如上封事數  
千言幾蹈不測矣亡何以覃恩逮二尊人世競趨省  
曉而平叔迂迴者十四年當是時七尺之不有而何  
有于一命然而卒得之者何也不得之尋常奏最而

得之覃恩者又何也今平叔駸駸鄉用矣太宜人健  
七箸安平叔于官平叔假使節歸而拜太宜人堂下  
稱七十觴也分大官之賜爲太宜人一加七箸新都  
人以爲榮太宜人喜而顧平叔呬而勞之曰屈指十  
四年間老媪不自意今日人又以爲奇聞之先民曰  
臣莫如忠子莫如孝非有一至之心者莫必終始一  
則誠誠則純純則天全吾之天全而冥冥者適與之  
符故曰天可必也太宜人捐世俗之愛以自致其誠



于姑而太宜人天之天全平叔捐世俗所爲孝以事天子以信朋友以自致其誠于太宜人而平叔之天全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夫所爲慶者蘄吾心之安焉已矣震撼于風波而順闇修于閩閩而章不名而千秋不斲而五福天下之至慶也是程太宜人所爲壽與平叔所爲壽太宜人者也操券于萬不必然之中非必之天之天而必之吾之天也以一故薦不佞託臭味于平叔十有六年丁未冬平叔赴光祿

之命會不佞于吳閩敘生平驩不佞心許之曰明歲之春薦將升堂拜母至期以外王母八十壽不果至今負諾責吾黨某某醮金爲太宜人壽而徵言于不佞以不佞知平叔最深不佞雅不欲以世俗所爲壽者壽太宜人故迂其說如此或曰子之辨竒矣晰矣太公不嘗以捐年禱神爲父柳塘公益筭乎天又有不必然者何也元薦曰天故以此安太公之心而食其未盡之報于太宜人洪氏之祉津津乎未有艾也



升堂拜母載賡南山之章薦請以三十年期敢借此  
嚙矢也

壽從祖母汪安人七十序

世未有不願壽其親者也然王公貴人幾幸一日于  
父母而不可得何也世蓋有優游百祿而壽者焉又  
有拮据荼苦而壽者焉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有  
一日千秋者焉又有千秋不一日者焉吾知其所以  
然不能言其所以然也從祖母汪安人以辛丑二月

十有四日稱七十觴諸子姓內外以次歌南山列堂  
下安人悵然曰傷哉媪之有今日也媪事湖南公及  
我太僕公稱婦者前後幾三十年而不敢一信着也  
撫吾子若婦迄諸孫稱太姑者幾二十年而不能一  
信着也盛衰殊感艱關百罹傷哉媪之歷此七十年  
也不啻百四十年也諸長老曰异哉媪之有今日也  
其事翁婦而子也報太僕公共姜程嬰也持門戶訓  
子孫御臧獲以迨宗黨閭里則母而父也大父母而



父母也笄而丈夫也拮据荼苦者數十年而有嬰兒之色异哉自此以往未艾也元薦曰嘻夫慶德之餘也謙福之祚也誠神之鑒也天以丁氏累安人以安人祐丁氏與七十年之苦心足千秋已諸長老唯唯紀之賓筵之次

壽許司馬先生元配舒夫人八表序

吾師許敬翁先生真修碩德稱世儒宗其未竟之緒造物者息之于厥子若孫而舒夫人觀厥成焉舒夫

人者先生元配也與先生同齒今八表矣八月廿有五  
日爲設帨之辰廓如君率子婦及宗黨袒免而上  
以次稱觴里中父老子弟夙覆露于先生者相率市  
牛酒爲夫人賀而先生之門人及其懿戚交知之散  
于四方者如期畢集奉卮酒堂下夫人黃髮鯢齒儼  
然象服南面而受子婦賀神王也帷以外執觶而觴  
廓如君曰許之先自介山翁而下未聞有以上壽稱  
者先司馬之盛德也不能踰古稀而上而茲且取盈



于夫人得全全昌夫人以之敢以爲壽則又有曰前  
谿以北烏山而南閩閩之家所稱閩德有與夫人齊  
年者乎夫人如魯靈光巋然獨峙先生遺風流韻以  
一身維之不獨于許稱宗婦也敢以爲壽則又有曰  
稱壽于諸縉紳家易爲夫人稱壽于先生之門難何  
者婦德無儀非以司馬揜夫人卽以夫人揜司馬故  
曰難也夫人于婦稱順于母稱慈仰承司馬下啟子  
姓雖雖肅肅猗與休哉天人之際難言之矣而所以

爲善人報者不爽敢以爲壽惟以內執觶而觴夫人  
者曰自吾儕之婦于許也託姻婭于宗盟也盛衰寒  
燠不啻月異而歲殊矣夫人由諸生婦而稱安人稱  
恭稱淑福綦隆也澤綦渥也天之以夫人昨我許氏  
未艾也敢以爲壽又曰庚辰以前夫人日岌岌乎虞  
胤嗣之不廣也幾艾而舉一子緒如綫矣夫人手携  
而口哺之以迄于成成而賢且文濟濟乎諸孫之日  
以繁也堦蘭庭玉歲蕤蔕下而樂可知已敢以爲壽



觴者以次畢許之宗人以及廓如君相顧大噱各引  
滿稱快丁子曰未也薦自弱冠游先生之門幾四十  
年矣晚託葭莩知夫人甚深請以耳目所睹記爲夫  
人壽夫人女而孝婦而順其恒余色奉嚴舅姑而推  
其愛以字其愛女迄于白首而猶不忍替也至今語  
次輒動色不怡何其厚與雖然此庭闈間事余先生  
與人爲善坐客常滿夫人假貸而飲食之且衣被之  
禮意殷殷焉數十年如一日至有向沫于童孺至躬

爲櫛髮而調滌灑者如閩之李侍御鄴之周孝廉其  
顯者也先生故清修然儀真而却百金私餽京兆而  
謝中貴苞苴皆發自夫人至于菁山解難司馬峻辭  
千金難矣夫人必不忍以金寶之贈違初心于空乏  
時不尤難之難乎世之知司馬者十九知夫人者十  
一吾友吳司成津津道其詳而心儀夫人之不可及  
也夫人少年茹苦老而靡倦七十以外親蚕課織斤  
斤乎如少婦也而性儉素家政以嗇守曾不稍假借



子愛子夫人其笄而儒者與客曰子所爲夫人壽異乎世之所爲壽者也丁子再拜颺言曰此夫人所自爲壽異乎世所爲壽者也上帝所福彤史所艷漆園氏所侈大年于是乎在聞者嘖嘖次其語以比南山之歌

錢隱君啟元暨元配殷令人雙壽序

乙卯九月二十有六日爲錢君啟元初度蓋週甲子者十年矣殷令人少君一歲德耀之于梁隱君五十

年一日也里中親知携尊榼稱雙壽而徵言丁子君謝曰主臣敢辱吾子丁子舉觴前曰不佞始識君于外家蓋髮初覆脊余而君壯矣荏苒四十餘年不自意皤然雙鬢而君未二毛結髮偕老子若孫滿堦除造物所私于君者良渥而君未之知乎君悵然曰主臣昔與尊公同游鬢序數竒倣一青衿以老何壽爲予咲曰咄咄啟元試屈指與君遊鬢序者同研席者脫穎而去者幾何人脫穎去而終令名與君齊齡者



又幾何人是造物者以此私君而君未之知乎啟元  
復謝曰傷哉貧也半畝之宮寒氊一席地婆娑半生  
栖栖焉借適軸以樂飢而何壽爲丁子再觴曰君更  
屈指持牙籌督子母者勞佚較君奚若天又以此成  
君君日饗之而且忘之乎客旁睨予躡嚙而欲有請  
予戲曰子以予言爲誕耶曰歌南山者率取盈造物  
先生獨舉人世所不足者以爲貺何居丁子曰固也  
夫惡盈天道也鍾鼎之家聚族而哆岡陵封祝之三

十不及一箕福之五十不得二造物小兒故以此缺  
陷一世卽危而全矣幸矣彼蹙蹙焉行盡如馳而不  
休者其意常有所不愜何哉而以其有涯之軀自牛  
馬耶黔婁之適侈于陶石趙孟之苦桎于胥靡咄咄  
啟元所乞于造物者其願不賒故造物所以佚而厚  
之者什百于富貴之子若猶記庚辰之春乎哉長安  
道上奕棋至今凡數易矣而君意中故自如衡門數  
椽濱于谿上東偏有一若宛在水中央甃甃垂柳雜



以梅李日夕供君几案城外五峰去家不一里君不杖而登臨時携侶嘯呼君所自愉快者皆世所掉臂不顧有子能讀父書歌子衿且久婿通籍貴矣君高枕不一輕就少年好歌歌不必韻又善飲飲不必醉時過予握手劇談間飲數十觴陶然歸歸必袖菓餌啖諸孫諸孫入門牽裾纍纍細君老相莊時時道少年及里中時事一城之內盛衰寒燠種種目前而君又自如咄咄啟元肯以此易彼乎予少識尊公一蒙

公又識君從父若泉公其人長者皆上壽予所以壽啟元行且過之矣爲我盡百觥

賀閔翁原魯暨元配臧孺人七十初度序

丙辰春正月閔原魯翁暨元配臧孺人七十偕老初度之辰親知各醵金稱觴堂下厥嗣振孺二倩姚峻之臧燧如先期奔走丐言諸名公效南山之歌余不佞與翁僚壻也束髮過外氏輒尾翁後塵翁長予十有三歲豐頤方頰頎然偉人轉盼四十餘年予髮且



先翁白而翁七十矣當是時同館者四人獨翁與子  
至今以傲骨素心時時往來甚洽習翁者莫予若故  
振孺謬以一言見屬予咲謂振孺而宗濟濟多貴人  
不乏如椽之筆主臣何能爲而翁重哉振孺固請予  
請爲質語蓋吾郡八座以碩望遐齡子若孫簪纓世  
世不絕者首指屈莊懿公雖然莊懿公不必以子若  
孫重莊懿公之子若孫亦不必以科名重其敦厚醇  
龐杜門修先民之程者原魯翁是也翁生負異質十

一遊黌序贈公內外咸青雲器之亡何同產弟歌鹿  
鳴予幸附驥南宮翁數竒居恒歎曰力田不如逢年  
哉杜門讀書自如已而諸宗少年相繼鵲起者數輩  
各爲大官翁落魄白首杜門故自如生平寡交遊性  
不能酒時時手遺編咄咄兀處一室其意常有所不  
可而不言時俗放曠自喜相效成風翁獨株守諸宗  
人皆嚴事翁翁內寬外莊唯諾頌咲皆不輕假然未  
嘗與物競嘗自號畸人曰吾寧杓鑿于時不敢失先



莊懿庭訓戒孺人與翁白首數十年蚤夜佐翁讀織  
紉之暇力課耕桑獨以多女故稍廢箸然家政內外  
井井一切倚辦孺人年五十一妾舉振孺孺人篤愛  
之調劑多苦心振孺稍長知讀書翁夫婦所以訓督  
之皆古人事每振孺出入必悽悽詢問且誠曰母比  
匪人其意念深遠翁生平重公議持大體其于阿堵  
不屑挂齒頰一女適樵李卜氏早夭竭力呵護藐諸  
孤又爲甥女擇壻得吳生德輿曰此廉吏後也奩具

不復問卜氏自顧素蕭然矣翁恭儉端慤人望而知  
其長者孺人性嚴而不苛慈惠逮于閭內外獨不喜  
佞佛振窮周乏意豁如也翁之爲長者老而彌信于  
宗黨親戚予兄事翁四十餘年所爲翁壽者以質不  
以文客再請益丁子唯唯若不見松陵吳丈人乎丈  
人齒長翁數歲其醇朴敦厚酷似翁松陵少年語及  
丈人拚口咲其世業存十之一余獨兩司寇家風賴  
以不替丈人晚有一子舉孝廉老而健七箸麗矜黃



髮子然古處得意輒撫掌大咲人問之故復大咲其  
年未艾也而造物亦陰胙之少年揜口咲者久之自  
謂弗如余于原魯翁亦云天之君子以不盈爲全昌  
以未雕未琢爲大璞予所以爲翁壽者始終以此

卷之四終



程